

记忆中那最美的烟花

孙立燕

我觉得父亲的身影，是与烟花紧紧相连的。在那些或明亮或幽深的岁月里，烟花绽放在夜空，也在我眼前勾勒出父亲深沉而独特的模样。

小时候，最盼的就是过年。过年时最让我兴奋的，便是看父亲放烟花。

除夕的夜，村子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息，萦绕着煮肉的香味。大人们忙前忙后准备年夜饭，孩子们则在院子里嬉笑耍闹。拿着小鞭炮点燃就甩出去的哥哥们，都急着要听个响。

父亲不紧不慢地搬出早就准备好的一箱烟花，小心地放在院子中央空旷的地方，摆稳妥了，然后蹲下身子，拿出火柴，点燃引线，“嘶嘶”，火星迅速地蔓延，我们齐声欢呼退后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第一枚烟花冲向夜空，紧接着“嘭”的一声炸开，化作无数绚丽的火花。那一刻，夜空被照亮，父亲的脸庞也被烟花的光芒映照得格外清晰，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在烟花的光芒中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平日里辛勤劳作的身影。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去田地里耕种，然后到上班时间，又去学校教课。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，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从不知道累似的。

父亲他用那宽厚的肩膀，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只为给我们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。他平时话语不多，也很少对我们说教，但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，都体现着对孩子们的关注和爱意。

随着烟花一枚接一枚地绽放，我的思绪也飘得更远。想起那一次，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，回到家后沉闷着。忙碌的母亲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，还在准备吃喝，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事，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那一刻，他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我却从那温暖的手掌中，感受到了力量和安慰。

我在中学读书时，学校的食宿条件很差，最难忍受的是冬天的冷，宿舍里滴水成冰，睡在木板搭的床铺上，好不容易才用身体捂热了被窝，天亮后，匆匆起床去上早自习……那时，退学的想法一直在，但看着父母每天辛苦忙碌，终是没有说出口。

烟花的光芒渐渐黯淡，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却越来越清晰。他就像那烟花，虽然平日里看似平凡无奇，但在关键时刻，总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，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希望。

如今，我的生活里已多年没有父亲的身影，永远失去了和父母一起看烟花的欢愉，我离开了那个村庄。那些与父亲在烟花下共度的美好时光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每年春节，看到夜空中烟花绽放，我都会想到父亲，想起他温和的笑容。

“南庄的火、太谷的灯，徐沟的铁棍爱煞人。”一句耳熟能详的民谚，道出了晋中一带社火节的热闹场景，让人看到了摇曳在黄土地上的绚丽风情。

当然，在各种美丽的节日胜景中，我还是对家乡太谷的花灯情有独钟。说到家乡的花灯，极易想到欧阳修写的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光如昼”，李商隐笔下的“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”，以及“将军诗人”辛弃疾的那首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诗人们生活的年代各不相同，他们对元宵节狂欢情景的生动描绘，至今让人心生向往和憧憬。正是那些闪烁迷蒙的花灯，点燃了诗人们的激情；是风中摇曳的灯盏，触动了诗人的灵魂。如此，我们才得以品尝到诗中的“灯味”，才得以恣意饱读到诗中的“灯影”。

在我国古代，元宵节也叫元夕、元夜，又称上元节，或称灯节，所以，欧阳修诗中的“元夕”，指的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。元宵节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，汉武帝元宵夜在甘泉宫祭祀“太一”，被后人认为是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首先。而元宵节赏灯，则发端于东汉明帝时期，由最初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，而逐渐衍变为民间盛大的节日。到了隋唐，元宵节赏灯开始兴盛起来，唐玄宗时规定观灯为三夜，皇宫里、街道上处处挂

汤圆里的岁月情长

王婉若

边品尝着美味的汤圆，一边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欢声笑语回荡在房间里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团圆的味道。

在那些物质并不丰富的岁月里，汤圆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家人之间情感的纽带。如今，我已长大成人，离开家乡，在远方的城市里为梦想奔波。每到元宵节，我总会去超市买上一袋汤圆，煮上一碗，坐在窗前，静静地品尝。虽然汤圆的味道与母亲做的略有不同，但那熟悉的口感，依然能让我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馨场景，想起母亲那慈祥的笑容和温暖的怀抱。

汤圆里的岁月情长，是对童年的怀念，是对家乡的眷恋，更是对亲情的珍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些东西，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和珍惜。而汤圆，便是我心中那份最珍贵的记忆。

愿每一个月圆人聚的日子里，都能有汤圆的陪伴，让那份岁月情长，永远延续下去。

山歌唱起来，老百姓的小日子红火起来！

挤在密不透风的何家文化广场的人群里，踮起脚尖从人头缝里看民间艺术团自发组织的社火表演，让人一下子甜在心里。

刘屯的伞头秧歌队老年人浓妆艳抹，大胆夸张地扭起方队，也有一口黄河古镇的味；韩镇的抬花轿迎媳妇儿活灵活现，喜庆热闹；冷堡的背棍夸张惊悚，只用一根竹竿便把小孩背在空中，不能不让人对演员的胆量技巧、默契配合惊讶不已。

最出彩的是传统的绝技“二鬼摔跤”，让人忍俊不禁。特制的人形道具，明明只有一位光头的矿工大汉独自操作，或进或退，或抑或扬，闪展腾挪，可展现给观众的却是两个木偶摔跤、搏力的生动形象。

上元佳节观社火，在鲜活的表面凝视，可能会有另一番的洞见。民间究竟蕴含着多少智慧和生机呢？就连这一小小的杂技，也昭示着如此精细的东方智慧的魅力。

喜庆之余，不得不对这块神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心存敬意。

灯影里的家园

杨丕梁

蔬菜等等，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。这种灯造价低廉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普通百姓都可制作悬挂。

后来，根据纸糊灯容易破毁的特点，民间艺人采用透明纱布取代了透明纸，把纸糊灯发展为纱灯。纱灯的颜色一般为红色，造型与纸糊灯一样，但比纸糊灯要经久耐用，档次也明显高出一截。到了明清时候，太谷灯进入推陈出新的阶段。随着外出谋生的一大批商人的衣锦还乡，他们不仅带回了真金白银，而且，一些人还带回了让人赏心悦目的宫灯和花灯、拎回了一盏盏异域的风情，这些极尽玲珑的灯笼，很快就成为民间艺人学习和仿制的范本。这一时期，太谷境内盖起了一座座富丽堂皇的豪宅大院，除城内的赵、孟、武、孙、党、康家等富商大户，还出现了北汪曹家、上庄王家、白燕张家、南席武家、东里乔家、阳邑杜家、任村贾家、里美庄郭家和要家等一批显赫家族。当时的太谷城内，票号林立、商贾如云；乡村之间，村寨豪宅，气势恢宏。

所以，每到年节，古城的街头随处可见各种造型典雅、精美绝伦的

灯笼，夜晚时分，北京的宫灯，泉州、自贡、扬州的彩灯，花灯齐放、竞相媲美，照亮了夜幕沉沉，也照亮了节日的大街小巷，古城宛若是一片灯的海洋，处处弥漫着祥和与宁静。

记忆中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宫灯和纱灯仍是古城元宵节活动最为惹眼的景色；尤其是宫灯，因其用料考究、造型典雅，它彩绘玻璃上那些生动的三国、水浒、封神演义人物画，以及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画，还有灯笼下摆垂吊着的彩穗玉佩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当然，随着声、光、电等科技手段的加入，古城制灯业的现代化程度已今非昔比，灯的家族也更加多彩迷人！

“太谷灯真有名，鼓楼就盖在正当中……”每次听到有人哼唱起这首民谣，我的眼前就会幻化出古城热闹的场景：巍峨的鼓楼、四通八达的街巷、璀璨夺目的花灯、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白塔的上空一轮皎洁的圆月高悬，空气中弥漫着醇香的节日气息……

这就是节日的古城，这就是我梦中灯影摇曳的家园！

围炉看春晚

王景元

每年除夕夜，每逢看春晚，总会想起岁月长河里那个温暖的记忆。

1983年除夕，夕阳正被山峦缓缓拥入怀抱之时，大哥风尘仆仆地迈进了家门。

彼时，我正在院子里挥舞着笤帚，看见大哥轻手轻脚地将自行车靠着窑洞的窗台停下，车后架上悬挂着工具包外，还绑着一个花格子床单包裹的纸箱。

我心中窃喜，他可能带回了鞭炮和糖果点心之类的年货，于是把手里的笤帚扔在地上，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。大哥边抹额头上的汗水边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有话想说却欲言又止，然后弯腰从工具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我，拍着我的肩膀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今晚，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春节联欢晚会，知道不？”我接过报纸，原来是一张《山西广播电视报》，不禁失望地叹了口气：“不知道，咱们家又没电视，怎么看？”我随意地翻看下一报纸又递给了他，觉得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心中不免有些失落。

那年，大哥刚过而立之年，平日里因上班或家务事较忙，回家次数不算多，即使与我们相见也向来少言寡语，不苟言笑。然而这次，他竟然破天荒地同我开起了玩笑。

大哥见我神情有些沮丧，便不再和我绕弯子，提高嗓门：“来，搭把手。”抬头看时，他已解开自行车后架上的绳子，扭头笑着向我招招手：“快过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”话音未落，隔着飞尘看去，绳子和床单已滑落下车架，露出了纸箱，箱子上的“电视机”三个字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，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道：“妈，妈，快来看，电视机，大哥买电视机啦……”

正在包饺子母亲的母亲，听到我的喊叫，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，火急火燎地迈着小碎步从窑洞来到院子，两手沾着面粉，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埋怨道：“大呼小叫的，真不省心，叫啥？”这时大哥躬身抱着电视机，与母亲撞了个满怀。

“钱紧巴巴的，买那有啥用？”母亲皱着眉头喷怪道。那年，大哥已成家7年，是3个孩子的父亲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母亲常念叨大哥负担重，因此常常帮衬他们，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，母亲把孩子都接回了家，既种地又照顾孙子，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。

“现在正流行‘春笋’牌电

视，人们都在争相购买，今晚，中央电视台演春节联欢晚会，据说可热闹了。”大哥说话时，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。

在母亲与大哥交谈之际，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又一幅电视剧的生动场景，《水浒传》中108位好汉的英雄形象如在眼前，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，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那时候，我已在城市里上学，所居住的院落中一共4户人家，二十几口人，唯有唐姓大娘家拥有一台电视机。每晚尚未到节目播放时刻，她家便已聚满了街坊邻居，炕上、地上、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。我站在窗户外，尽力踮起脚尖，透过玻璃窗向屋内努力地张望着。

1983年的除夕夜，母亲还让我邀请了街坊邻居一起看春晚，大家围炉而坐，剥着瓜子，品尝着核桃与香甜诱人的黑枣柿饼。小侄女和小侄儿模仿着舞台上的演员，欢快地唱歌跳舞，家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，整个窑洞氤氲着喜庆欢快的气氛。王景愚的哑剧《吃鸡》，那滑稽的动作让母亲笑得前俯后仰，脸颊上泛起了发白肺腑的笑容。

岁月静默，时光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。忆起大哥为了让家人们观赏首次春晚盛况，不辞劳苦，特意从县城把电视机搬回家。尽管画质不够清晰，偶尔还会出现声音中断和画面扭曲，但小小的电视机，依然让家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便利，知道了有一种快乐叫看电视，有一种休闲叫跟着电视游世界，有一种幸福叫家人们一起围着电视看节目。

上元时节社火浓

曹建红

冲开灵石口的汾河，在壶口瀑布激起万丈水声，尽情书写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放。经年累月，带走高原湖镜，突出文化晋中的独特气韵。

如丝如带，如锦如缎。洗刷了历史的尘埃也积淀下了晋中人热爱生活、秉承文脉的散金碎银。

一年一度的上元时节遍布城镇、乡村的民间社火活动，总会把传统节日的记忆再次唤醒。

扎纸鸢、放花灯、踩高跷、舞龙狮，寄托着乡亲们敬畏自然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步步登高的朴素夙愿。

而游灯的笔断意连则是生活于斯的人们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诗意显现，流淌的灯河点亮整个寒夜，与天上的星辰遥相辉映，气象万千。震天动地、威风八面的锣鼓，把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、不屈不挠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顶着微寒的春风，里弄间、广场上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忽然间冒出来，与戏台上的锣鼓声交织、融合，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
粗犷豪放、气贯长虹的民族性格，是当地民风宏观的一面，然而这些居住在内陆腹地的人们同样具备着细腻、多情、含蓄、温婉的微观的一面。

你听：“妹在那山上招一招手/哥在那地里就忘了赶牛”“亲趁蛋下河洗衣裳/双膝跪跪在石板上”“黄个灿灿花满山山冒呀/赶大车的哥哥买上一辆大面包/跟着哥哥跑长途乐得妹妹笑呀/嘻嘻哈哈笑……”

文学副刊
 第1029期
 刊头题字 冯骥才